

双胞胎弟弟

廖天锡 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赠:

超星数字图书馆

赠

作者

廖天锡

电话 0735-5539862

手机 13873546292

2004年夏

(上网后,请电告)

● 千叶帆文丛 ●

总 序

新生代正有远大的未来

王蒙

湖南，清丽之地，文学之乡。古有屈子赋骚开浪漫主义先河，今有毛泽东填词为旧体诗词生色。近二十年，文学“湘军”的实绩引人注目。他们或为众生崇敬的对象，也当茶余饭后人们口中的谈资。湘人好文，国人好文，吾亦好文，故深知弄文学虽有种种苦辛，毕竟乃赏心乐事，且有益世道人心。仅仅靠文学虽不能兴国丧邦，却可以传情绪，观得失，聚人心，明善恶，正风气，成为一段时光一段历史的生动见证。作家虽无需经天纬地之才，但弄文学确也是呈才竞智、放飞思想、寄寓心灵的精神漫游，精

神劳作充满着创造的乐趣和探险的艰难。人们崇拜大家巨匠，殊不知见微方识著，积小才成大，聚坡乃为峰。文学的希望恰恰在于中、青年业余作者。大狗叫叫，小狗跳跳，中、青年锐气难当，老作家奋进不止，才是文坛盛况。湖南省作家协会和湖南文艺出版社、中国文联出版社联合推出湖南作家作品《千叶帆文丛》，大抓佳作、力作的同时，也不薄待望成名的中青年作家，他们的选择还是很认真很严肃的，实在是为文学、为作家办了一件面向未来的好事，一件实事。湖南省作协的同志专程北来请我作序，其情殷殷。作为与文学结缘极早，集不幸与有幸于一身的文学一员，我不便推辞，更喜文学的新生代正有远大的未来，就写了上面一些话，权当为序。

1999年7月于北戴河

实事办好，好事办实

二十一世纪的航船就要启锚了。

在预测新世纪文学的发展走向时，一位美国学者断言，文学将向文化靠拢。我不想在此议论这一判断如何正确，但有一点可以肯定，无论中国和世界，跨世纪的文学艺术既面临着新的挑战，也面临着新的机遇。就世界而言，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潮虽受到西方霸权主义与强权政治的破坏，但人民的意愿与时代的潮流是不可逆转的。它反而给作家的创造性劳动提供了新的契机。就中国而言，在传统的农业文明向现代工业文明转型进而迎接知识经济时代的今天，进一步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发展经济和文化，维护世界和平、稳定与发展，则是我们民族长期而紧迫的时代课题。我们的文学艺术将

因此而兴旺发达。

目前,社会上虽也存在着崇尚物欲、趋向实惠的世俗思想,它和精神文化的发展也形成一定程度的矛盾。但是,我们的民族仍然怀着崇高的社会责任感和深沉的历史使命感,孜孜不倦地进行着精神文化的创造;我们的人民仍然怀有满腔的政治热情和崇高的理想追求,热烈欢迎高境界、高格调、高艺术品位的优秀文学作品。所谓优秀的作品无人欣赏的“文学的寂寞”,所谓庸俗的作品反有市场的“文学的尴尬”,终究是不多见的。去年以来,湖南省作家协会与广东花城出版社联合推出了我省30余名作家的作品,出版了《枫林文库》,令人刮目相看。为更好地培养我省有前途的中青年作家,现在他们又与湖南文艺出版社、中国文联出版社协作出版了《千叶帆文丛》,亦属难能可贵。丛书的作者几乎都是生活在基层,工作在第一线,他们对社会对人生有着亲切的感受,对人民对生活有着深切的感情,对时代赋予的责任有着自觉承担的强烈意识。惟其如此,他们的劳作必然会受到社会的尊重,我省的社会主义文学艺术事业也会不断发展繁荣。

《千叶帆文丛》的出版,这是繁荣湖南文学创作的
的实事与好事。还是那句老话,实事办好,好事办
实,我都是支持的,也是我们应该做的。我希望湖
南的作家更加勤奋,更好地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
为时代为人民创作出更多的思想精深、艺术精湛、
传之久远的精品力作。借《千叶帆文丛》出版之际,
我祝世纪之交湖南文学创作更上层楼,祝湖南博大
精深的精神文明宝库更加充实丰富。

是为序。

1999年6月

目 录

- 1 总序 王 蒙 文选德
 - 1 序 龙长吟
 - 1 趣话鲤鱼塘(代前言)
——写给生我养我的家乡
 - 6 母亲大襟衣的前下摆
 - 11 搞宣传
 - 14 第一次看火车
 - 16 我们喝酒爱划拳
 - 19 学费
 - 22 打圈工
 - 34 母心
 - 36 山里舅
 - 40 啊!黄泥土
 - 74 重点班
 - 129 大妹
 - 141 双胞胎弟弟
 - 235 后记

趣话鲤鱼塘

(代前言)

——写给生我养我的家乡

很久很久以来,好些灾区的农民兄弟到了郴州逢人便问去鲤鱼塘往哪走。

被问的人反问:“你去那干什么?”

回说:“要饭,那里粮多,人善良大方。”

于是知情人便告知:“你们坐火车到一个叫三都的地方下,然后往北走,看到一个渺渺茫茫的大田垌便是。”

鲤鱼塘与资兴七里、高坡交界,俗称十八都。属永兴县管。

相传不知哪朝哪代哪位七品芝麻官曾慕名想把县府设在此。但策马到此一看,竟当众摇头叹道:

水浅地薄难藏我有角之龙

当地人受到奚落,之中也不乏才华出众者,即刻对曰:

树大根深不落你无毛之鸟

县令尴尬离去,县府自然他择,工整的对联连同不见经

传的故事却成了这里世世代代茶余饭后的谈资笑料：或引为骄傲，或为之惋惜，因人，因事，因时各各不同。

这里没有大河，水浅是实在的，地薄却不见得。

人站田垌中，放眼环顾，四周那绵延起伏的青黛山梁宛如天然屏障，东边的骑天岭是罗霄山脉的一条支脉，山峰最高处号称天门岭。秋高气爽，遍地黄金的稻熟季节，你若沿着弯弯曲曲的石板路从山脚爬至岭顶，俯瞰大垌，你会顿觉天高地阔，心旷神怡，烦恼全无，宠辱俱忘。

自从田地责任到人，早晚两季每当开镰，仓满柜满，屋里屋外，到处堆着谷。只要不落雨，谷放场上是不必收的，也绝不防人偷。晒干扬尽后，随粮食的畅销滞销，价涨价跌，粮款兑现与否，这里的农民时而欢欣，时而牢骚，种粮卖粮的积极性却历久不衰。产量一翻再翻。整个鲤鱼塘原有一千五百万斤仓容早已周转不来，后增建至四千万斤的粮仓仍不够用。粮食走向市场后，仅个体经营的精洁米厂就有二十几家，各地粮贩云集于此，同一时间的粮价竟比相邻各县每百斤高出好几元。这里的精洁米往郴州，往广州，往深圳，煞是有名。

近几年，改变单一的种植结构，试种烤烟，先是强迫，后为自觉。出产的烤烟竟比很多老区的油份重，色变黄，售价亦高。纵有压级压价现象，其经济效益仍非种粮可比——关键不是烘烤技术，实因鲤鱼塘土质良好得天独厚。——这是一块富饶的土地，何曾地薄？

然而，过去这里确实相当贫瘠。

渺渺茫茫的十八都一马平川，大可不必忧虑水涝，却害怕旱灾。

早年间遇旱，这里的人们总是寄希望于神，上垌有“长

塘婆婆”，中垆有“三位将军”，下垆有“寿佛老爷”。久晴不雨，烟烟路路的人头顶烈日，簇拥着“婆婆”“将军”“老爷”这些人们想象中能庇护一方生灵的木菩萨在干旱的田野里穿行——烧香，磕头，下跪，求雨。偶尔下了雨，说是菩萨显能，功德无量。没雨下，便怪怨求雨过程中的哪道关节出了纰漏。大片大片的稻田颗粒无收竟是常事。

这里虽然四面皆山，树大根深，草木丰茂，有数不清的涓涓细流，春夏秋冬汨汨流淌。

这里虽然也筑有山塘、水库，但杯水车薪不足以御旱。

彻底摆脱旱魔的缠绕是在青山垆水库修建成功之后。

“青山垆水库”这一工程，据说清代就已有图本，作过规划。但腐败的政府无心也无力于此。

风吹咸丰同治，雨打光绪宣统，中华民国东流去。直到公元一千九百六十三年，那年，罕见的大旱年成，当时的中南局书记处书记陶铸同志沿途视察灾情来到永兴樟树公社这个重灾区。他痛心疾首地望着一大片一大片枯焦的禾苗，与在田野里同百姓一起抗旱救灾的县委领导研讨制服旱魔的长久之计。之后，将灾情和设想上报中南海，这才有了这座浇灌永兴、资兴、安仁三县农田的青山垆水库。

1992年大旱空前，然鲤鱼塘水稻仍获丰收，这里紧靠青山垆水库，是近水楼台。

可见，“地”原本不薄，“水浅”也已成过去。

但是，我们也不必责怪那位不曾留下姓名的县令。他身处官场，说“水浅地薄”意指这里不具备出大人物的风水和地气。这却让他说对了。历朝几十代，上下数千年，方圆百来里，渺渺茫茫的十八都大垆，一个繁衍人类的巨大子宫，竟然没养育出一个令人崇拜的人物。

相传清朝初年，这里有位算命先生将自己的生庚八字反复推算：命里注定要当大官。然而年近花甲仍在背把胡琴算八字。不服，便隐去真相求教于一位远道而来的同行。同行将他八个字一扣说：

你生在南边当宰相，
生在北边当丞相，
生在这里和我一模一样。

其意是这里埋没了一块宰相的材料。老算命先生叹息怅惘之余又请来身背罗盘的地仙来此看风水，测地气。地仙东看西看，左测右测，说这里本是“文出相才，武出将才”的藏龙卧虎之地，坏就坏在西南一角与资兴交界处那个叫高坡的地方空了，整个鲤鱼塘的地气随流经十八都的长坡江一览无余地泻入资兴，因而资兴总出大人物。其解救之法是在高坡筑一拱桥，好比堵住塘口，形成锁气蓄蕴之势。

这桥有损人利己之嫌，因而引起相邻两地械斗，一方要修，一方不准。又说恰逢游江南的皇帝路过此地，断为“准修”。却又御批“文不过县令，武不过都头”。果然，直到民国年间，十八都仍没出大人物。在紧靠拱桥的上游一个叫山下的村子里好不容易出了个大学生廖书仓，1919年时，他是“北京大学”学生会副主席，又是震惊中外的“五·四”运动的执行主席，其书法与国民党元老于佑任齐名，手迹遍及江南。名气大得很。然而，他也只当过城步县令。皇帝金口银牙，御批竟如此厉害。但稍后一点，一桥之隔的下游高坡却又出了个际会风云的人物——曹里怀将军。他出生贫苦，年少投军，身经百战，九死一生，在为解放全中国冲锋陷阵拼命搏杀的时候，并未想到自己会名垂青史，可见地气仍然没有锁住，仍然泻入资兴。

全国解放后,尤其是近年来,地气却似乎锁住了。且不论官衔,“县令”和“都头”怎能与鲤鱼塘籍的地师级干部和大军区副司令员相提并论。更值得欣慰的是自恢复高考以来,每年都有相当一批高考得中的莘莘学子或翻过连绵的青黛山梁,或跨过高坡那座已经锁住地气的石拱桥,往省城,进京都。李华和曾凯平还先后飘洋过海,留学美国佛罗里达大学已攻读至“博士后”学位。还出了位女博士曾革非。

——他们的前途谁能料定。

可见,“地气”是随着“国气”转,“国气”完全可以扭转“地气”。

那位不知名的县令,如若在天有灵,大抵再不会发出“水浅地薄”的慨叹。

母亲大襟衣的前下摆

在夏日炎炎的三伏里，我喊热，刚从地里回来的母亲顾不上自己热汗淋淋，来不及去拿扇子，便撩起大襟衣的前下摆“呼呼呼”地给我扇风，在冬日沙沙飘雪的夜晚，坐在火炉旁，母亲把我拥在怀里，扯起大襟衣的前下摆裹住我发抖的身子。我喊饿了，母亲又会忙不迭地攀上楼去，一阵阵窸窣窸窣的响动过后，“咚咚咚”地蹬下楼来，随即从撩起的大襟衣前下摆做的怀兜里摸出一把红薯干来，甜甜地说：“乖乖宝，快吃吧。”

我伸着两个巴掌接过母亲递来的红薯干，就大口大口地嚼起来。

“吃了做什么？”

“长大。”

“长大做什么？”

“赚钱。”

“赚钱做什么？”

“养妈妈。”

孩提时代的反哺歌是母亲一句一句教给我的，以后都

闭目成诵了。

当时间老人越过悠悠岁月，待母亲真正需要我的反馈时，她却要用业已浑浊的双眼去审视我们全家人、特别是我妻子的脸色。人老气量小，稍不如意，她便转过身去，撩起大襟衣的前下摆偷偷揩拭默然落下的泪珠。

有时，我从外面带回来苹果或者柑桔，在分给儿女们的同时，也递两个给站在一旁拄着下端磨得起了毛的茶木拐杖的母亲，她接在手上，要抚摸好久，嘴里还念叨着：“多少钱一斤啊？这么贵的东西……哎，给我亚亚、波波、雯雯、君君吃。”她用已不能完全伸直的手抖抖地递着，孙子孙女个个递到，就是不递给丽丽，丽丽爱和她顶嘴，又使口不动。其实，母亲在审视，在征求。我说他们都有，你吃吧。儿女们也喊：“啊婆，你吃吧！”妻子则唬她：“给你吃你就吃，作什么神，快拿着！”母亲最要紧的就是要得到媳妇的这句话。这时，她才慢慢地把拐杖倚在墙上或凳上，撩起大襟衣的前下摆围成一个怀兜，把东西放在里面，然后拄着拐杖，颤巍巍地走到外面，高兴得逢人便讲：“这是我梦华给我的。”母亲不说苹果、柑桔是我给她的，偏要说是媳妇给的。而且过不了次日傍晚，她又会拥着用大襟衣前下摆撩起的怀兜，拄着拐杖蹇过来，把事先切开的苹果或柑桔分给亚亚和波波他们。递给丽丽时总忘不了补上一句：“以后使口不动，没你吃。”丽丽点点头，接过东西，一老一小都笑了。这时，母亲才把剩下的一片小心地放进充满涎水的瘪嘴里抿着、笑着。然后扯下大襟衣前下摆的两角，习惯地用手轻拍两下，再然后，她会像做了件相当荣幸、相当满意的事一样在火炉边坐下来，孙儿孙女们也围着她坐下来，她便把拐杖倚在墙角，把小君君拥在怀里，像教孩提时的我一样，教诲着孙儿

孙女们。

孩子们听腻了，便嚷着要我讲故事。

我也很乐意给孩子们讲故事。就在母亲去世前的一个周末晚上，孩子们吃完母亲分给他们的苹果后，便又嚷着要听故事。我正不知讲个什么故事好时，忽见母亲用拐杖撑住弯着的腰在哄哭闹的君君：“别哭了，快听爸爸讲故事。”陡然，我受到启发，要他们猜那个由古埃及人面狮身动物提出的四条腿变成两条腿，两条腿又变成三条腿的谜语。他们始终猜不出，叫叫嚷嚷，嘻嘻哈哈。母亲也笑咧着没牙的瘪嘴。妻子埋怨我尽讲些没头没脑的东西，说：“鸡肚里怎知鸭肚里的事。”好一阵，母亲喊：“波波，我的拐杖呢？”她坐不住了，要去睡，用不能完全伸直的手在暗影里捞，捞，拐杖就在手边，却没捞着。波波把拐棍递给她，亚亚扶着阿婆使劲用拐杖撑着站起来，微微颤着，向前挪了几步又停了下来，嘴里念着：“没用了，将会死的人了。”说着，撩起大襟衣的前下摆去擦拭冷眼泪。是啊，母亲已艰难地趟过了岁月的长河，将要完成四条腿——两条腿——三条腿的人生旅程。她两手空空地来，说不定哪天又两手空空地走了。我心底预感似地涌起一阵难以言喻的惆怅。过后，我提醒孩子们：“你们看，知道了吗？知道了吗？”亚亚见我目注母亲，黑眼珠转了转，忽地拍着巴掌喊起来：“哎，我晓得了，是阿婆，讲的是人从小到老……”其余几个孩子连君君在内也打起巴掌附和。母亲受到震动，抑或是想起一件重要的事情，又停住脚，艰难地扭过头，拖着终生不变的山里长腔喊：“亚亚——，明天何时走——？”亚亚回说：“中午。”母亲这才点着头缓缓地走了。

次日早饭后，母亲又拥着那个大襟衣前下摆卷成的怀

兜，拄着拐杖蹇到亚亚跟前，使法支开雯雯、君君，然后从兜里掏出一个纸包，慢慢展开，两块腊肉，三块腊鱼，扒进亚亚盛酸菜的口杯里。亚亚在离家十里的地方上高中，每周末都回家炒菜。母亲一个人分开过，虽然艰辛，却也自在，还免去婆媳间的好多口角。她常趁亚亚去学校之前把自己蒸了好几回都舍不得吃的荤菜扒进亚亚的口杯里，一边唠叨着：“我亚亚在行，一口杯酸菜要吃一周——七天，是吧？”她从不说晚辈苦。她说，老人说了晚辈苦，那晚辈得苦一辈子。至于一周是七天，那是母亲坐在火盆边从亚亚离家——回家——离家——回家这样扳着指头也不知数过多少回才得出的。亚亚和波波站在一旁默默地看着阿婆做这一切，眼圈红红的。母亲便又捉住波波的手：“去，跟阿婆去，阿婆还留着一块，乖乖宝。”边走边唠：“我的亚亚好，我的波波好。”

亚亚是极疼阿婆的，每从学校回来，书包没放，头一句就问：“阿婆哪去了？”若听说是病了，便立即擦着眼圈去床前看她，问她，如果没给她吃药，亚亚便对我们甩盆甩碗地发脾气。这使老人感到心满意足，母亲的心太容易满足了，因她心里原本就装满了辛酸苦辣，欢乐装进去也会溢出来留给后代。

波波也是极疼阿婆的。阿婆病了，九岁的孩子竟一口一口地用汤匙喂药，喂饭，如果是丽丽骂了阿婆，他会往她胸口“咚”地就是一拳。他也常常偷偷地从家里拿上一盒火柴，一个糍粑或几个红萝卜什么的悄悄地塞在阿婆怀里。孩子们不声不响地弥补自己的父母对老人的不足。每当这时，母亲便撩起大襟衣的前下摆悄悄地揩拭黯然落下的泪珠。母亲大襟衣的前下摆啊，盛下了对晚辈的温暖，也沾满